讀春秋存稿

讀春秋存稿卷三目次

夏羿事辨

自太史公不能言少康中興事而說尚書者輾轉支離遂視仲康如春秋之衛公孫剽楚公子比是亂道也子既嘗于書考言之蓋其蔽由于明有左氏之傳杜君之注而莫知參證以求其中茲復于讀春秋申之案傳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因夏民者即書所謂因民弗忍也魏絳本述夏訓此約其文也代夏政即距于河事羿既距太康即已踞夏都而王故言代下所云帝夷羿是也

注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杜氏未見左文尚書及孔傳未知太康失國即由羿距于河故以代夏爲代相然云夏人立仲康遠勝安國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之說夏人者河南之諸侯也斟灌斟尋有鬲有虞之倫也葢太康既失故都河北盡陷僅得僑國河南金履祥陳仁錫之史所謂崩于陽夏者是也其傳仲及相皆出河南諸侯之推戴與羿僭分南北畧如周之居洛後世東晉南宋之事及相滅而天下

混幷于有窮夏統中絕且四十年以有少康之典則在伍員語中孔疏雖不免爲安國所縛而云羿自立爲天子則亦與在帝夷羿之文合又云相依斟灌斟尋夏祚未滅與羿並稱王其說顯有出入仲康之非爲羿立益明矣言夏事者亦以此傳及注爲正也可而何蘇氏林氏蔡氏錢氏之說徒爲二孔牽鼻此予所不能闕如者也鉏窮石注失詳所在蓋羿事固可畧之然有關經義得失則亦未可以無辨金氏前編注鉏在今澶州衛南縣即元和郡縣志故鉏城在滑

州衛南縣東十五里左氏后羿本國者而窮石仍云不知所在考朱子注騷經夕歸伏于窮石兮云窮石山名在張掖后羿之國四書釋地辨之曰是時夏都安邑鉏城去夏都僅千里計窮石必更近于安邑故得因夏民以代夏政若如朱子注在張掖則去夏都三千里遠在西北天一隅縱恃其射豈能及夏朱子蓋見王逸引淮南言弱水出于窮石入于流沙遂傅會此窮石即后羿所遷不知當別有窮石爲國名者但不可考耳案此辨甚當予更謂古之遷都皆非相

去絕遠商都五遷雖南北時異不離于河至若諸侯列土各有分限尤無可越國以鄙遠之理故公劉自狄遷豳太王去邠遷岐文武遷豐及鎬春秋而邢遷夷儀衛遷帝邱皆不出其封內若滑州即今滑縣至張掖遼絕不止三千里后羿何由得遷之朱子豈以元和志未足信而鉏地又別有攷耶金氏之不考從朱子毋亦有見于其不安故寧闕所疑耶則又于是歎杜氏之愼也

屠岸賈事辨

甚哉傳聞之惑人也春秋無屠岸賈滅趙事而太史公鑿鑿言之其稱程嬰公孫杵臼義甚高以愚質諸內外傳乃事之所必無者王伯厚嘗據孔氏正義及呂成公說以明其誤洪容齋亦云然皆特以理斷之正義曰時晉君明諸臣強不容有屠岸賈輒厠其間如此專恣而于當日事實猶未盡也案傳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此景公十四年事在魯成五年至成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

括傳云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此景十七年事蓋難之作也實厲階于姬成于欒郤故成十七年傳韓厥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國語段規亦稱趙有孟姬之讒而襄二十三年傳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當日後先紀述歷歷如是絶不聞一及屠岸也是時誅者唯同括經傳皆不言有趙朔蓋朔已前死宣十二年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成二年欒書將下軍注代趙朔嬰齊又已放外豈得四人並誅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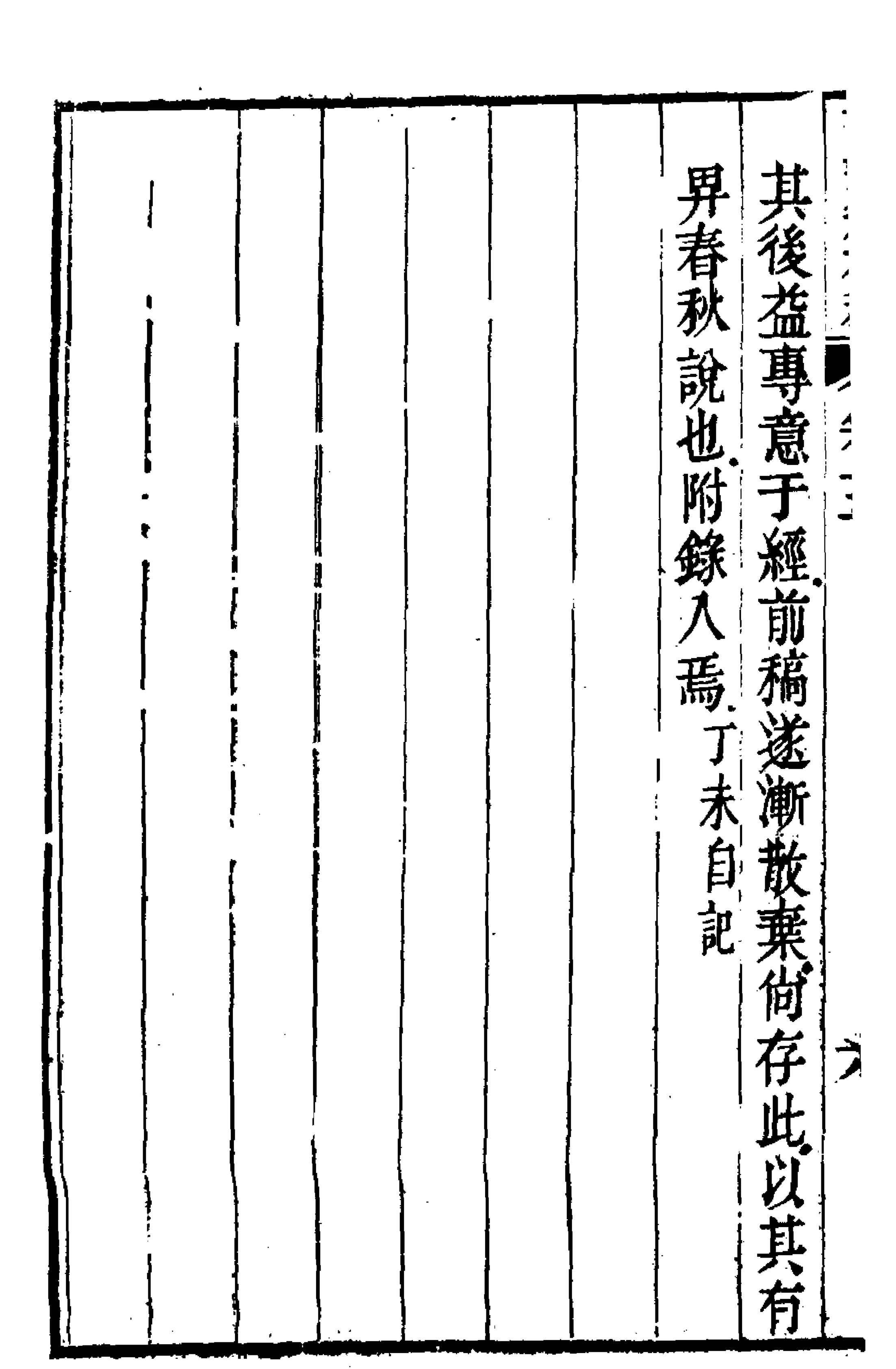
十三年傳。猶稱趙旃將新軍。趙族何嘗盡滅。且使其事爲討靈公之賊。則旃正趙穿子。何以反得獨免。韓厥言于晉侯。何尚得援宣孟之忠而立武也。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是武生已久。縱爲朔之遺腹。亦非生于同括誅後。況國語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諸人。其時三郤猶在。三郤之滅。事在成十七年。去同括後纔十一年。則武之冠。去被難時。至多不過十年。安得有程嬰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始出之事哉。冠而見諸大夫。則是武蚤立矣。立武事傳即繫于討同括下。蓋終

言之。固非即在本年。然考晉景卒于成之十年。即討同括後二年。其夢大厲曰。殺余孫不義。此于史記大業爲祟之文。差合。葢同括雖不令。然死非當罪。又與盾後無涉。或韓厥因是時乘機言之。而反趙田歟。然史記乃以同括事屬之景三年。則爲魯宣十二年。于是云。居十五年。景公疾。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又云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三郤。年數事本全與經傳乖悖。諸家議之良然。余故瑣悉辨之。以爲所必無者。不寧惟是。即賈也。嬰也。杵臼也。亦未必實有其人。

何則晉作六軍其將皆卿也賈旣位司寇且能擅兵權役諸將如此豈縶無一軍之任而傳自晉文襄以下諸卿之先後嬗爲執政佐軍者名族皆班班可攷寧獨遺賈傳又善敘義烈二士之功趙其尤大于提彌明董安于之倫矣寧獨遺之故曰事之徵信史不若傳傳不若經義門何氏曰程嬰公孫杵臼之事最不足據特戰國任俠好奇者爲之非其實也

此癸酉夏病中書趙世家後者時方分習　國書

因蒙特甚恒藉史漢爲游息隨筆存記之作頗多



其後益專意于經前稿遂漸散棄僅存此以其有畀春秋說也附錄入焉丁未自記

祧辨

魯襄公冠于衛成公之廟季武子之對晉侯曰君冠以先君之祧處之注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案祧超也廟之次序當遷者也已遷曰毀廟未遷曰祧廟始祖太祖百世不遷何以云祧下何以冠于成公之廟成公豈衛始祖乎疏引祭法遠廟爲祧天子有二祧鄭注云諸侯無祧故謂始祖廟不思傳明言先君之祧何云無祧昭八年傳稱豐氏之祧大夫有祧何況諸侯蓋祭法遠廟爲祧者統天子諸侯大夫而言之

也天子有二祧別乎諸侯大夫而言也武王克商增立二祧于亞圉之上是也天子三昭三穆二昭二穆爲四親廟一昭一穆爲祧諸侯二昭二穆一昭一穆爲親廟一昭一穆爲祧大夫一昭一穆穆爲親昭爲祧親廟未可遷由親而漸升之其世即遠則彌尊故言祧是尊之意也鄭所謂超上去意也衛成公爲獻公曾祖卽是衛祧廟之一故冠于其廟如魯之祧假使在魯則當于文公或僖公廟可知故服虔云祧謂曾祖之廟是而疏駁之非也

大夫祭用太牢辨

禮器云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鄭注君子自大夫以上雜記云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此非先王之禮也禮莫重于祭其品節度數至嚴自天子諸侯至大夫士所應祭之神與宗廟之制等殺具有明文必無太牢一事大夫獨得與天子諸侯同之理禮記出漢儒雜採其言多出于周秦間人當古禮亡失時多變禮之後習非成是而遂錄之不盡可深信鄭氏孔氏復不能詳考其

同異得失以應折中其相矛盾愈多而愈惑今即以王制言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諸侯祭社稷尙不得與天子同太牢大夫尙不得祭社稷豈反得用太牢于宗廟之祭又言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故者謂祭與饗賓也是大夫祭唯得用羊豕無用牛之時益明矣王制禮器雜記同爲禮經而其言互異如此學者固不可不分別裁之者也孔氏之爲左傳疏乃于襄二十二年鄭公孫黑

肱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既知少牢饋食禮爲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又並引禮器雜記之文以爲大夫得用太牢又似知其不安而以禮器之文據天子大夫雜記據喪祭進用一等士喪禮士遣奠用少牢是也是皆孔疏之妄說而曲者也案天子卿大夫受地視侯伯或得用太牢顧已非諸侯之大夫可援爲例矣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是即父子繼爲大夫亦唯祭以大夫何得進用一等士喪禮之有少牢亦士之僭而變禮耳葢時至春秋諸

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士僭大夫。大夫甚至僭天子。鄭子張亦習焉而知其不安。是以使黜官薄祭。戒子孫以反于正。黜官者省冗置也。是時大夫官屬多有非所置而置。如管仲官事不攝者矣。薄祭云者大夫之祭。唯當以特羊以少牢耳。是時方歌雍舞八佾。無不太牢而祭者矣。俗以侈爲厚。則此以正爲薄也。若大夫果得用太牢。謂之禮。則先王之制。不敢過。亦不敢不及。子張何取特薄之。而君子猶善之乎。足知其爲由僭而求反正也。故其言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

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其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是則古今居官者皆當書諸紳者也、然而般者禘祫也、禮大夫無禘祫、子張知太牢之非、而猶不免言般、豈非禮失之甚、雖有志者亦有不能一舉而盡反者歟、孔氏則既知大夫無禘祫、又泥于傳之言般、援禮記言大夫有善于君祫及五世、並採劉炫云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太牢、黑肱全減之謙也、是爲經義之害、故不可以不辨、

大夫無主辨

哀十六年衛孔悝出奔宋使貳車反祏于西圃注祏藏主石函此與莊十四年鄭原繁言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注祏廟中藏主石室無以異也蓋諸侯大夫並得有主明矣疏則以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援鄭氏祭法注唯天子諸侯禘祫有主大夫不禘祫無主以斷孔悝得有主者當時僭爲之非禮也其于祭法疏亦及孔悝事以大夫無主出許愼五經異義公羊說然公羊固無明文賈諸禮經大

夫之有主無主又全無文以理度之大夫士皆得有廟喪則設重葬則虞祔祭則用尸事事不嫌與諸侯同特有降殺而已何獨至于主而嫌之儀禮之不言主蓋文有不備耳非無主也主以棲神故祔而作主無主則神于何託何所奉以升祔今如許鄭之說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士則結茅用菆幣與茅豈可刻而書之又豈可久之物哉而杜注于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猶謂其不通于卿大夫傳自爲君言不及卿大夫耳何不通之有也是以徐氏讀禮通考備載

徐邈及清河王懌說皆辨許鄭之非即援孔悝事爲證春秋大夫之僭禮多矣獨此殊未見實然後世自天子至于庶人死無不有主久爲禮俗通行即使古禮果有不同已不必是古而非今矣何況本無不同者但懌又傅會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爲證則誤攝主乃謂主祭非神主之主何注云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不廢祭古禮也于義初無不安懌則以攝爲收斂謂斂主罷祭過矣徐氏之取邈懌亦未暇細加審別也

閏月辨

文公元年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云云注以爲於法閏當在僖末年誤在今年三月是嫌置閏失近後也疏據漢志以文元年距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曰非禮是嫌置閏失近前也二說不同要爲魯人以亡閏而置閏則一葢古人推步常以夏正十一月周之正月朔旦冬至爲章首十九歲爲一章所謂履端

于始也凡月必以中氣爲準漢志所謂節不必在其月中氣必在正數之月故閏月之前中氣在晦閏之後月中氣在朔所謂舉正于中也古稱閏月而不繫月數者亦以其無中氣也于一歲之終計其餘分得幾日積而筭之至三歲未盈得一月之日則置閏所謂歸餘于終也其置閏無定月而有定月要視節氣以爲差自古及今疎密雖有不同于理則一而已矣而何顧氏日知錄誤解傳文忽言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又言經

文之書閏月皆在歲末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而傳成十七年襄九年哀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卽歲之終可知也今曆改其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顧氏讀書強博世多信之此說則其似新闢而最紕繆者不可以不辨案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則閏卽在四時之中隨時而閒置之明矣古法並非有異于今但不若今人稱閏幾月耳若閏必歲終則四時全舛無是理也顧氏何不審思春秋經傳之書

月皆周正周十二月乃夏正十月非歲終也若以夏十二月言又與經傳不合矣若以周人自置閏在周正十二月後則商人當置在商正十二月後而置閏且隨正朔並改矣豈有如此紛錯之理然觀漢志之載伊訓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此商正十二月夏之十一月也冬至在月朔即是前有閏月而閏自在十月非歲終也又載武成惟一月壬辰云云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先儒考武成月日者多據之是閏在二月周

二月夏之十二月可以言歲終而非春秋經傳之歲終也志惟自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以下遞推至于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以迄周末屢有正月朔旦冬至之文可以爲周閏在十二月後之證然亦七八十年而一遇安得凡閏必在十二月也且文六年之閏月志固謂魯亡閏而置閏經傳皆紀在十一月下哀五年之閏月疏亦言閏十一月並未見必是十二月至昭二十年傳二月己丑日南至志及注並謂魯失閏其閏月乃在八月月下此正當

于上年十二月後置閏而反失之者杜孔所推前後
失誤尤非一端然則魯法之疏亦甚矣今就顧說核
之魯乎是時既改古法置閏在三月何得以後閏月
仍皆歲末葢古人閏月罕舉大事故經傳之書閏恒
稀而一二偶及又適在歲末其間多有非所置而置
疏所謂或先或後不與常同並載釋例謂其始失于
毫毛尚未可覺歷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不得不改
憲以順之者也遂至說者輕于立論謬爲得閏亦不
揆于理不考其實而爲之耳夫推步之法古疏而今

密然如顧氏此說則又誣古太深令古誠如是其爲乖迕必有至于春秋易位不止如左氏所譏者又使古誠有是千百年儒者豈無考于天時人事而言之何待于今乃今之爲注疏考證者猶採其說且以爲推步之密魯實始基之左氏第以非周制而謂爲非禮不更惑之甚乎

一事兩收辨

左傳有兩事而前後相類如一事者。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毋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十八年。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二日。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于南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于北方。此本

兩事一以葬一以蒐皆及游氏之廟一全不毀一則毀于北疏謂游吉宅近大路故數將徹毀也語甚明析並無重復之疑葢游吉兩用斯術以免其廟故前後適同而他人之不獲免者可知矣傳特備紀之以見意日知錄乃以爲一事兩存而失刪其一非也又有一事而前後分紀爲兩事者昭三十二年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已丑士彌牟營成周云云

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定元年春王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莅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此本城成周一事。自分前後。前尋盟。後不盟。前魏子南面。是僭君位。後莅政。是侵天子大夫之政。即前所效諸劉子者。注疏皆甚分明。並非重出。日知錄則又以爲一事兩收。而失刪其一。晉之十一月。周之正月也。庚寅即己丑之明日。分爲兩年也。此說尤非。案春秋

唯晉多用夏正。左氏据晉史述晉事。日月先後。往往與經不合。杜注槩以從赴言之。然亦第傳與經互異而已。未有傳與傳又自相岐者。此會城成周。經書在冬。本不言月。傳旣言十一月會于前。而又言正月城于後。若只一事。何敢兩端。遂已丑。乃上年十一月之日。庚寅乃今年正月之日。相距六十日。甲子一轉矣。前合諸侯。專爲集議徵役。後合諸侯。方是率作興事。前之已丑。分派已定。使各知地段人數。歸而各具其國用徒役以至。始于後之庚寅栽耳。讀前傳屬役賦

丈及後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句下疏自明安得視爲一兩日間前一日方屬役賦丈而次日即能裁之理乎魏舒以正月辛巳合諸侯已乃去田大陸至庚寅栽相距十日而舒已死范鞅代之故宋仲幾不受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意正以屬役賦丈書以授帥乃上冬魏舒所定仲幾于時既無異詞不應于舒死後忽欲易之非新執政所與聞也若庚寅即上傳已丑之次日則已丑之日魏舒方存中間更無別日以爲其田于大陸還卒于甯之地此皆推

按傳文前後而可得之者。顧氏全失事理。遂若左氏亦如後後代史書之可刪倂。益日知錄之說可存者不少。應辨者亦多矣。

享饗字辨

昭公五年傳享覜有璋注享饗也案古享與饗異禮二字亦異用後世始通假爲一故今經書于此二字多混杜氏誤訓享獻之享爲饗食之饗孔疏知其非而不敢正享禮小饗禮大享由賓饗由主此享與覜連文又言璋自是賓之享非主之享若主國饗賓在賓旣聘行享禮後賓復安用執璋乎下文設机而不倚二句方是饗禮宴有好貨又在饗禮後日

鵻隹字辨

十七年祝鳩氏注。祝鳩鵻鳩也。案此注大謬。蓋杜本是鵻鳩也。卽詩之翩翩者鵻。爾雅之隹其夫不者。本當作隹。而詩作鳥旁隹。杜作隹旁鳥。卽爾雅釋文隹。如字或旁加鳥非者也。鳩並無鵻名。釋爾雅者衆家皆所不言。自杜本傳寫。譌鵻字爲鵻鷯之鵻。宋人校釋文。不加察。遂妄改其鵻音隹。本作隹。本或作鵻之文。皆加四點于其下。而别爲子遙子堯二反以補之。極可嗤笑。當孔氏作疏時。杜本蓋尙作鵻。或止作隹

未誤故孔無别解所述詩爾雅說皆相從順今乃輾轉仍訛[illegible]弁疏所謂毛傳云鵻夫不也者亦作鵻鶉之鵻毛傳則安得有是哉是其謬之易見者而今之監本亦失考證也

分經合傳考

襄公二十六年經文之前各本俱有會于夷儀之歲至成而不結一段傳文不與上下年傳接別加傳字如惠公元妃孟子云云例注云傳爲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今之監本始刊附于三十六卷二十五年之末從注也仍別起行存舊本也案先儒之說多以左氏原本經自經傳自傳杜氏始分經以合傳逐年以比事于是經傳牽綴而爲一實使經與經傳與傳反離析而爲二其弊蓋

與今本周易同。予惟古本經傳旣各成篇帙，則當杜氏未合之先，兩不相比，而自相聯屬。此傳自爲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云云，上半截正文，不必繼前年之末。本無特跳之失也。其特跳者，亦由分合之初，拘于每年必提年頭爲起句，往往割其上半截之在年上。本相屬者，如惠公元妃孟子云云，卽是隱公元年正傳，獨越置經前，謂之先經以起事。其他則皆移附前年之末。又爲之注曰，爲明年某事起，或言張本。而此傳則其偶失附前年者。後人傳寫，覺其

不合遂致別在經上耳然觀此注云云則似其所據之本傳與經已多相牽綴故得于此言特跳言傳寫征南蓋第因而不改其序所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當必有先征南而爲之者亦如今本周易之不始于王弼與漢書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劉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其崖畧也

九合考

僖二十七年同盟于幽。穀梁傳。同尊周也。于是而後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極贊桓德。注亦明備。足爲論語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正誼。葢桓之合諸侯。初不止于九。故朱子據左傳。展喜言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讀九卽糾字。自鄭氏作穀梁起廢以來。泥于九合之文。鄭注論

語以莊十三年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爲九史記則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與國語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說旣互歧數亦不備及質之管子書所言九合又各不同而韋昭張守節皆以意去取知非定案自不如范氏注以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邱

爲十一會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邱十六年會淮爲四會此則以兵車會而不用征伐語致詳析疏則謂貫與陽穀二會管仲所不欲故去之以當論語九合又引鄭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邱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鄭意不數北杏自外與范注同也其所載兩或云尤支離論語釋文之引范注于北杏下有又會柯三字無五年會葵邱五字葢所據穀梁注本有誤柯之盟止齊魯二國范氏必不數之而反去葵邱邢疏之引范注仍與今本同其

言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與釋文言鄭同又與楊疏引鄭牴牾均之取義非而據本又多舛也夫九與糾一字之異同而紛紛如彼刻舟求劍之害可勝詰哉

東周考

論語吾其爲東周乎今之講家爲文者多慢以平王東遷立說此由朱子集註語稍簡渾抑未考于春秋傳及古注疏之文而失之也案公羊昭公二十二年經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曰成周者何東周也蓋周公營洛邑爲王城以安宗廟百官所在爲成周以居殷頑民其事本具于書洛誥中呂氏讀書記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先儒以爲今河南城

也所謂王城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先儒以為今洛陽也即所謂成周也是也二者自西都言則統名之東都自東都言則王城在西成周在東漢志成周去王城四十里是也謂之王城者以別乎殷民所居謂之成周者取相成之義若言輔言陪京也平王東遷以後周王皆居王城而成周如故亦稱下都其書于春秋則統名之京師是時周自為周初無東周之目見于時所稱者後世始以別乎西京之周而言東周猶之西漢東漢皆後名之漢時未有也唯至敬

王以子朝之亂先與悼王爭立繼與敬王爭立佔居王城而敬王僅保成周王城在西成周在東於是左傳有西王東王之語實爲公羊西周東周之目所從出而何氏注誤以是時王猛自號西周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則王猛無此事蓋或子朝有之亦時人語云然耳此則東周之名起于當時者敬王既定尋以王城遭毀遂定居成周劉文公是以有合諸侯城成周之役矣而時俗之稱未改故孔子得語及之是故鄭氏古論語注云據時成周蓋亦取諸左氏公羊

而言詩黍離序正義並引而申之以別于平王事云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古說可考如此但謂取周公之教頑民尙稍回遠葢是時王室夌夷而至有東周之目微周甚矣以劉子晨叔之忠而人咎其違天夫子葢心傷焉無日不思得用以維周道不覺其因召我一發之耳據時成周今監本詩疏載注文誤成作東觀疏末二語可見幷正于此

爾雅訂譌

古人說一經而能旁推曲喻兼通他經之惑以廣學者之聞者莫如孔氏正義故雖有駁雜終以高出諸家茲摘論其一事昭十七年左傳九扈爲九農正注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正義曰釋鳥自春扈鳻鶞至宵扈嘖嘖凡七扈其文相次與此注正同釋鳥又云鵖鴔老扈鴳鴳桑扈竊脂注爾雅者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斷老上屬扈下

鳸解云鴳一名鶋老鴳一名扈鳸雀也唯樊光斷鴳鶋爲句以老下鳸注云春秋云九扈爲九農正九扈者春扈夏扈秋扈冬扈棘扈行扈宵扈桑扈老扈是以老下鳸唯鴳不重耳李巡云竊脂一名桑扈郭璞曰俗謂之青雀觜白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鄭氏詩箋云竊脂肉食陸璣毛詩義疏云竊脂青雀也好竊人脯肉及筩中膏故以名竊脂也諸儒說竊脂皆謂盜人脂膏也即如此言竊玄竊黃者豈謂盜竊玄黃乎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魋如小熊竊毛而

黃竊毛皆謂淺毛竊即古之淺字但此鳥其色不純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竊脂爲淺白也其喈喈嘖嘖則聲音爲之名矣其春扈鳻鶞樊光云鳻鶞猶分循也春扈分循五土之宜乃以人事名焉其義未必然也爾雅老扈鴳字不重賈服皆云鷃鷃亦聲音爲名也案此疏明析深足以訂爾雅之誤葢郭讀非也樊光讀是觀杜注及賈逵皆言老扈鷃鷃則似其所見爾雅古本如此原與春扈八句連爲一條而郭氏所據之本錯

簡其末一句于前鴝鵒交下又脫一鴝字幷漏出桑扈竊脂四字重見于其下郭氏諸人未深考其即後春扈條中之文誤斷老字屬上鶗爲句又似桑扈之有二前之竊脂解爲盜竊而後之竊脂始依類爲淺字讀之邢氏疏未敢是正雖引此疏而仍從兩解然其說勉强矣予前于詩細言之玆復備錄之今爾雅春扈條連桑扈句凡八扈孔言七所未詳也

爾雅訂誤二

經有原文本不誤而其語渾融爲讀者誤會遂以誤解相仍者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孔疏于成十一年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昭二十八年長叔姒生男皆引之以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已生先後爲娣姒則知娣姒以已之年非夫之年也案此解大誤禮婦人無爵坐以夫之爵安得從已年長幼爲序乎若俱嫁事一夫嘗論嫡庶之分豈問生年先後乎若二女本姊妹自

有恒稱又何必娣姒乎蕭所謂同出者謂俱嫁在一姓也而其夫兄弟行則以夫之長幼爲序先生後生皆謂夫年非以婦年也穆姜于聲伯母爲姒而云然者以其不聘賤之言吾不與妾爲妯娌也叔向之嫂而稱叔向妻爲姒者乃從諸弟婦稱叔向妻之稱爲稱今世俗往往有之又或相謂姆嬸乃用其子之稱矣孫孔蓋不如杜注昆弟妻相謂爲姒之較渾融也天香樓偶得論此亦泥而支

讀春秋存稿卷三終

讀春秋存稿卷四目次

書楚事例

召陵之盟傳文實是楚子使屈完如師而經文第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不與成二年袁婁之盟書法同者齊侯使國佐如師敵體之詞也是時齊雖敗而未服晉亦力未能服齊假魯衛之請而退故下盟言及有我欲之之意公羊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此不言使蓋言使則必書楚子是使楚子得敵齊侯也故畧之卑楚也言來著楚服也而盟不言及重言盟于上盟于是楚請盟下盟于則紀其實傳亦

特表言師進師退以見桓之雍容有禮而末結以屈完及諸侯盟則盟之實由楚欲非勉强具見矣是傳之體經也杜注倘未得要領公穀更全失之夫經于楚初則狄之繼僅人之至此方不使楚子得當齊桓而何尊屈完以當齊桓之有又何權在屈完之有哉屈完以楚大夫始見經而得遂書族亦非以其克稱使人正以貴族之來深表楚服之意耳

戰城濮之先傳文實是楚子與諸侯圍宋經則曰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亦經所以微楚也注乃

以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引傳申經皆未得要領疏似知之而曲解之案春秋深抑吳楚雖進之必以其漸楚始見經稱國如狄而已自荆人來聘而始人之猶未得以名見也至召陵而屈完始舉名始有大夫以表齊桓之功而併見楚之能服善也然猶未得以爵通也至盂之會而楚子始舉爵宜申來獻捷再舉名君與臣交顯矣所以醜宋襄之不量力而致楚得抗衡上國横侮中原也然其餘前後仍皆人之

至城濮戰敗而後書楚殺其大夫得臣亦以著晉文之伯能使楚自翦其翼也非重得臣也而其後猶皆人之葢至僖三十二年傳稱楚請平于晉晉報之晉楚始通自是以後經書楚事始與列國不殊至于晉楚之從違相見而褒貶全不殊矣經葢有大不得已于其間者也然則圍宋之書楚人雖以主兵序諸侯之上實與諸書楚人同爲經之微楚而畧之之詞非必其以微者告也且楚亦未必以微者告觀傳于楚子將圍宋下備載其治兵命將又于前年伐宋直書

宋之叛楚即晉叛之爲言楚之詞也方儼有討罪定伯之意而肯以微者告哉至楚子使子玉去宋雖似見其不能得志于晉然楚得志中國之憂也其不得志中國之幸也楚即恥不得志而以微者告經豈肯轉爲楚諱哉夫楚稱人而陳蔡鄭許直書爵吾且見經之爲四國之君恥其受楚役以圍宋而豈問楚之恥不得志哉故其下即書公會諸侯盟于宋則是經固明著其爲楚子在焉也而上書楚人微楚子也至書楚人救衛書及楚人戰于城濮方是微子玉夫楚

子且微之聖經之惡楚而抑之甚矣無問子玉矣卿不會公侯會則貶之而稱人示不敵也故經唯魯卿出會諸侯得詳名氏非唯重內亦魯史不可自稱魯人也而公與大夫會則皆人之或諱不書公文公及晉處父盟又以貶而去族獨成二年直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注不貶嬰齊者時有蔡許之君故案是時蔡許之君已失位爲經所不序則不得援二君以爲解免矣此未深探而强說者也葢楚蠻夷也可以僭王安知臣不可敵君若貶嬰齊如晉處父是待

楚如晉而中國之矣故直書之以見其不足貶也唯是會之恥則深矣曷以不諱考傳言楚師侵衛遂侵我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其下即言丙申盟事無公先會嬰齊之文蓋當約于請盟許平文中而侵我及陽橋公衡之質經皆不書楚至于侵我楚之橫未有甚于此者會至行賂與質于楚會之恥未有甚于此者諱其甚者不備書而書公會楚公子嬰齊猶有君臣之詞焉又經之不得已也至丙申之盟則舉列國之重而皆爲楚役較之

曹南鹿上中國之不競未有甚于此者皆由晉伯衰諸侯貳使然于是槩貶之稱人而公亦無所用諱傳謂之匱盟其卽曹風傷天下之無伯意也夫

經有殊會書楚會王世子尊而殊之也會吳外而殊之也吳之始亦用狄例與楚同焉以中國主之也獨于昭四年書楚靈王會申伐吳二役則自楚子以下連書諸國而淮夷與越皆不殊越以始見經且與徐並稱人若優于吳楚者以楚主之也主乎中國則外乎中國者宜殊之主乎楚則楚也淮夷也越也同類

之適相從者也無假用殊胡氏且以連書諸國上從楚子而下不殊淮夷見在會之諸侯皆狄義勝何休諸家而惜其又以越人之書爲特進而稱人則惑也益胡氏說經之自亂其例往往然也宜其得不償失爲讀春秋者所不取矣

五戰

春秋五大戰傳注及諸家說頗有可參訂者因次而正之以俟折衷

戰于韓杜注闕言韓所在唯後二十四年傳邘晉應韓下云韓國在河東郡界疏無指證以考後漢郡國志馮翊夏陽縣有梁山龍門山劉昭注引詩奕奕梁山又引博物記曰有韓原韓武子采史記正義引括地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則韓在河西也今顧氏日知錄獨以傳文涉河侯車敗三敗及韓及韓在涉河

之後則韓當在河東而斷括地志之非于是作注疏考證者別援郡國志河東河北縣詩魏國有韓亭者以實之前輩讀書求間不肯苟安異同甚善然竊謂涉河侯車敗恐只言晉侯之車涉河而敗也蓋秦與韓皆在河西晉本在河東自平王十四年晉人滅韓而有其地（事見竹書紀年）故梁山爲晉望而韓原以食韓武子則晉地亦及河西矣秦伯取道伐晉實有須涉河亦有不須涉河第及韓已入晉竟晉侯乃自河東涉河以禦秦師而車三壞及韓而與秦師遇也若必依杜

以涉河爲秦之涉河自不得不移韓就東耳至侯車自當是晉侯乘車唯屢壞故改乘小駟君車無故屢壞實晉侯喪師被獲之先徵卜徒父早占得之故以吾之凶測秦之吉而其詞簡畧秦伯未明其所以然故詰之未必疑敗在已卜徒父因更舉卦象申解之不敗何待卽就車敗言此時兩軍未交傳紀三敗亦以實上文及韓所以起下文並未先有戰事正義殆欠細察而顧氏且以涉河侯車敗亦傳之紀事非卜人之言又背矣

筮有占詞卜亦有占詞卜筮皆占測之名對文則各有專屬散言則通卜徒爻筮之不必爲卜人而用筮也今人但知周易故以傳載占詞非周易所有者輒疑爲雜占非蓋古連山歸藏中之言春秋有其書而後亡之矣古人非專用周易也

陰血周作血本屬陰特別言陰者血以流通爲陽凝滯即爲陰也

壬戌戰于韓原此即經之十一月壬戌而上言九月周之十一月夏之九月也晉事多用夏正左傳載晉

事。率採晉史爲之。經自遵周正書之。故日月每多差互。並非事在前。赴告在後。歷披經傳。如太子申生。經書殺在五年春。傳言十二月。夏之十二月。周之春也。弑奚齊。經書冬。傳言十月。夏之十月也。弑卓。經書十年春正月。傳言十一月。夏正之十一月也。獻公卒以九月。葬以十二月。至正月。卓已是踰年之君。故經從周月書君耳。而杜氏槩以從赴言之。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子女登臺而履薪。要君也。弁挾子女。恐其要之不應也。履薪者積薪于臺下。葢作將

自焚之狀故使以喪服告也曰上天降災至唯君裁之四十七字絕精未必出後人手服杜之膈注服杜
亘未見此文安知其所據本不有脫佚乎
瑕呂飴甥亦稱陰飴甥亦稱瑕甥葢本氏呂而瑕與陰皆其食邑非姓也自杜注爲姓瑕呂于是通志氏
族略遂列之複姓中
爰田國語作轅田古爰袁轅字通也注疏訓爰爲易然如何易其疆畔之法未能言之州兵論者比諸內
政丘甲之類傳兩於是乎作葢言一時之權而遂爲

後日之制也

史蘇占詞其繇曰下六句只當以本卦本爻言之下歸昧之睽猶無相也方合變卦言注離爲中女震爲長男故稱士女當是兌爲少女而誤作離中耳兌西方之卦又謂口舌故曰西鄰曰言以兌金克震木故曰西鄰責言不可償也秦西而晉東適應其象故不吉本卦已不吉則覛之卦爲救今歸妹而又變睽故曰無相爲雷爲火時而爲雷時而爲火皆驚動不寧之象歸妹三至五二至四互得坎離水克火睽又以

澤克火嬴爲水位姬秉火德故爲嬴敗姬宗邱者韓本晉同姓國地也離爲震妹有姑象睽本離上自二至四又互得離離火爲震木子有姪象以互得之離附正象之離故曰從姑自三至五又互得坎水克火六爲水之成數故六年離上爻變仍爲震故歸其國高梁語益奇凡傳所載諸占詞皆古人洞穿造化原有前知如見者後世數家奇中亦時得之其理往往可解不可解于是少見則多怪輒神之仙之而不知者且以左氏爲非實則過矣

右戰于韓

左氏敘召陵事極澹蕩城濮事極密麗一不戰一戰也先紀謀元帥以見鄭重次溯其前數年作用而歸之文教末又結以德攻予晉甚深緣自宋襄以來楚久侵凌諸夏此一役實以挫楚之橫伸中國之氣最爲春秋一大舉宜傳盛言之亦體經特書晉侯與諸國異之微旨也漢陽諸姬數語特明揭楚罪見此役之關繫不小當爲一篇主而分曹衛田私許復曹衛則以著晉文之譎退三舍名爲報楚亦兵機也所謂

怒我而怠寇者也齊桓進師退師何等大雅晉文純乎陰深唯左氏能曲盡之斷非公穀家可並矣

公羊稱于王爲子玉得臣葢名與字兼舉亦如左傳之百里孟明視氏字名並舉也此例甚多何休不考乃于下書殺得臣經注云本當言子玉得臣不氏者貶誤以子玉爲得臣之氏疏幷以疑傳非

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卽上門焉多死爲曹人所得而尸諸城上者今爲之棺斂而出以還晉軍冀以解釋也注疏闕林注補之凡林氏補杜不及亦有足正

杜者。甚好。但往往增減杜文。便爲已注。乃林氏之說。坊刻又時誤杜爲林。誤林爲杜。讀今之杜林合注者。不可不仍考注疏相參正也。

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由二子之言。可見文公賞功儘多不均。其待從亡諸臣薄矣。不獨一介之推也。英鷙之君。大都可共憂患。難與共安樂。而爲功臣者又多恃其故舊。以致不保其終。漢唐事皆如此。

魏犨傷于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

殺之。林注謂。責問其爇僖負羈之罪。且視其傷胷之
病。將俟其復命。殺之。如是。則視之之字。當作其。而注
疏釋文皆不言。殺何必俟復命。更行說也。觀下距躍
三百。曲踊三百。明有示以非病意。似上文當讀且視
之斷句。病一字句。既問其罪。兼視其傷。病者甚詞。甚
則材已不可用。殺之非所愛矣。向來句讀未析耳。下
舍之。仍以其材。非以其有禮。林注亦粗。
踊躍。皆跳也。疏分距躍爲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曲
踊爲向上跳而折復下。申注較明。百猶勵也。此非正

訓疏所謂不可爲六百跳也亦不知厲何所謂復訓厲爲勉林注言凡三次皆勉厲爲之中疏加明釋文三如字又息暫反百音陌貊謂二字皆只須如字讀但義異耳百猶厲不如言猶迫古百迫聲同

王怒公說子玉不可公疑焉對照成章法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卽昭十三年叔向曰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者國語亦載僖負羈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故杜據爲數且言至此四十矣以正史記世家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年四十三反國

年六十二之誤也何休則據史記故謂文公時年已老但大史公未見左傳宜多不合而國語則其憑以作史者何復乖違蓋并採雜記矣如傳言是晉文以魯莊二十四年生至二十八年獻公使居蒲纔五歲蓋能假公子之重以出鎭固可不論年亦必其頭角已有爲驪姬所忌者故與太子並出之而夷吾爲其兄姬言乃先重耳意可見也然國語則重耳是兄

原田每每即畮字與畝通不必言草

鹽與盬同盬壞也毛詩盬不堅固也亦壞之意杜云

臨楚也則隨文別訓耳

羈靮鞅靽鞅轡也故詩言鞅掌當云在前曰鞅

城濮衛地有莘之虛即在其地與詩太姒母國之莘在郃陽者別故注箋云故國名以今輿地考之為山東東昌府莘縣元聖廟祀存焉所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者也其南去濮州即古城濮為近矣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大書特書比命齊桓加鄭重而詳殆以同姓有功異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云云上言用平禮故即

用書文侯之命語不嫌其同也而說者不察又見文諡適同遂以文侯之命爲襄王命重耳事矣

衛侯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則武之立公命也與公子瑕迥殊一語釋經踐土之盟所以書衛子而後此訟事亦于此見曲直經書盟實是蔡先衛而後此亂佗述戰書以爲衛先者特一時口給于道路之僸桀人所不及考得以佐其欺耳

右戰于城濮

邲泌水旁地也故何注言邲水傳文及河飲馬于河

胥濟者皆此水詩泌之洋洋蓋此水適陳鄭間而詩
家皆無以明之
以荀林父敵楚子不嫌以臣敵君而又先之穀梁疏
載徐邈云先林父者內晉而外楚是也蓋由魯卿得
會公侯爲內其國外諸夏之義公羊非是春秋雖進
楚莊于內外夷夏之分自不可易也
夏六月晉師救鄭楚在鄭歷三月之久晉師弗聞知
及已克鄭退師而晉師始出緩不及事矣故經不書
救鄭不成其爲救也

楚事于晉人語中敘晉事于楚人語中敘古文互換法讀者所當知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只足言楚兵所過無犯之意不必謂四者不與從軍疏與齊語管子處士工商農者比較炳同汪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皆仲虺誥文而此引之獨以取亂侮亡爲虺之言先以兼弱攻昧爲己言又以兼弱作釋詞正如文七年傳引夏書戒之用休云云而截其上下六府三事等語爲釋詞葢古人引經多有裁

就不拘拘章句故也。好事者。因以疑古文尚書之非。不足與語讀書矣。

古人引經。儘有誤引者。如遵養時晦。豈可作武王養紂解。而傳以者昧釋之。鄭氏箋直作文王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未必不出于此。杜孔又因鄭而不知其非也。此正如咸邱蒙引普天之下四句詩。以証瞽叟事。孟子之引周餘黎民二句。亦必當時有作周無遺氏解者。故孟子及之耳。

有律。以如己也。明明有律在。而但以從己。言師心自

用也。是律本臧而人否之。使律不得盈其用。故云。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易本于律字斷句。此忽連下否臧爲文。皆古人不拘章句處。孔疏引易注。而言否臧皆凶。又似以否臧作無功有功用者。然經文中間無轉語。何由接否臧皆凶乎。思謂否字。本可如字讀之。言師出當以律。否則雖臧亦凶。如甘陳矯制之類。亦疏所謂失令有功。法所不赦者也。若作否卦字。則爲閉塞義。以律乃臧之道也。違塞其臧道。則凶矣。玩傳是讀否爲閉塞義。故言天而注云天塞。是也。

臨乃十二月之卦雖二陽浸長而上爲四陰所遏未得遂其發生有天塞之象故云不行之謂臨星家有臨日爲上官出行之忌蓋本此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二十九字一氣連下作一句讀在軍句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二十四字一句讀此古文長句調法兩之于卽下文之以也注隔斷非

盟有日矣畧住下突接楚致師者此小頓大起法

鞏朔韓穿監本誤作趙穿

自入手書桓子欲還以下一路寫衆人議論紛紛不定桓子並無一語衆人之言皆向元帥言也魏錡趙旃所請向元帥請也曰弗許曰許之曰皆命而往皆元帥爲之也而文不一出桓子若無元帥者想其慢無主張任衆人之此是彼非七上八落直至書敗乃出一語曰桓子不知所爲左公蓋深惡之故其傳神如是蓋此役固不當專咎彘子之強濟濟而討鄭之貳要楚之成戰與不戰權本在晉爲桓子者初本不

當還還先自退氣也既不還便當疾掩楚既不還便當靜待成欲遣使亦當使老成勿使躁競及楚師至我果豫備整嚴堅壁不動以責楚之背棄楚之傲未見不可得志也

屍蕩尸之各本皆作尸今之監本改作戶作者證者以尸為誤案尸是也蓋尸者不動之象故杜訓為止古人多言尸大都專主之義此勸王之專主乎左也下文逢大夫謂其二子曰尸女于是亦止之義而作尸杜不復注林氏依止為說則此改戶妄矣

大武有六成蓋一成爲一詩故楚子得言其三其六武則其一也所言不能出今詩知二四五已久散佚如武宿夜是已其次與今不同未必是楚樂次第蓋或今詩篇第有舛耳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乃追敘邲戰以前楚子圍鄭之因即公羊所謂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于此者杜氏注闕疏載服虔云入楚師使楚師來入鄭是也非此疏幾似鄭石制于楚戰勝後更入楚師獻此謀矣而林氏不知

補

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此爰字毛鄭本同朱子從家語作奚蔡未察其字古多用作疑詞杜言爰於也於何所歸乎視舊注更明白該得奚字乃家語誤耳予著詩細嘗及之

右戕于鄫

鞌之戰左傳先于宣十七年紀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侯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郤子怒歸而請伐齊十八年公使如楚乞師將以伐齊楚師

不出杜注爵不事齊故懼而欲伐之至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衛侯使孫良夫侵齊衛師敗績于是孫桓子臧宣叔皆如晉乞師主郤獻子此其本事也時魯初無聘齊事獨公羊以爲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穀梁又爲季孫行父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同時而聘于齊其並謂客或跛或眇蕭同姪子闚而笑之左傳第言婦人笑于房而不著其所以笑或二家近爲得實然亦參錯不齊甚多即一蕭同叔子左言齊君之母杜注同叔蕭君之字子女也公穀

則作蕭同姪子公以爲齊君之母穀以爲蕭同姪子之母是齊君母何注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于齊生頃公范注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亟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滅蕭故隨其母在齊齊侯與姪子同母異父昆弟穀初不言蕭同姪子是男是女如范則且以爲男春秋亦無國名蕭同者與同姓者而皆若言之鑿鑿春秋之難讀如此固當以左爲正

魯四卿並將從來所無昭定之年或書三卿或書二

卿皆始于此杜氏闕解疏謂重兵故備書之非葢魯政多門時雖季氏專國而諸卿亦各不相下故雜然並出經特備列以見其無主何休謂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多虛國家悉出用兵亦一義也

公穀俱言曹無大夫不知莊二十五年經明書曹殺其大夫而名偶闕至此又書曹公子首昭二十年書曹公孫會則非經之獨微曹矣告則書不告則不書貴則舉名氏微則稱人列國例一耳

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晉之軍帥正

佐更替左氏皆班班可考他傳多六帥並敘唯此止及其三蓋不並行也疏則因注更爲考按前後補貼之極其細密此孔氏所以獨勝諸家讀者甚不可忽

此時趙朔已前死幷可見史記載屠岸賈滅趙事尙及趙朔之爲不實也

吾以分謗也見晉師之和不似邲戰氣象故勝齊侯驕故敗

郤克解張邱緩三人之事郤克傷矢用正敘二人則就其口中自敘此虛實之法佐幷轡右援枹而鼓蓋

張侯言訖即代郤克鼓也杜注闕林注則以爲郤克事亦可存參

韓厥俛定其右正義曰言此者爲下丑父與公易位由厥之俯故不覺其易皆孔氏審細處

逢丑父漢王之紀信也一死一不死異耳公羊則云靳逢丑父又其言丑父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面目可似也衣服則有等威豈得君臣全無分別此公羊之失俗者何注援禮皮弁以征立解亦曲至謂頃公特選丑父備急欲以自代益違事情

丑父寢于轏中。兵車立乘。以易位。恐人識破非齊侯故寢以隱之也。丑父與公本同車。易位未嘗易車。齊侯則别載以免。丑父自乘君車。安得更有棧車爲丑父臥者乎。轏中。自當是車中可臥處。而謂之轏。其義闕耳。注乃以爲士車。疏引周禮士乘棧車。謂轏與棧同。林注直言臥車。皆非。

韓厥執縶馬前。此時齊侯已載佐車。免不在車中矣。韓厥未及知。而向丑父致詞也。下文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一段二十五字。本在驂絓于木而止時事。

非當韓厥前爲之蓋驂絓時丑父即已使公詐爲車右下既免而後丑父寢也傳截在下者欲見韓厥初不知齊侯已免及致詞訖始見是丑父而所獲獨丑父耳

齊侯免以下極寫齊侯武毅所謂善敗者不亂也每出斷句緊承上三出言不當別爲義注非齊師以帥退句蓋齊師之陷于晉陣不得出者齊侯求丑父不得其被陷之師猶賴之以帥而退也俄而入狄俄而入衛皆見其衝突無前于齊侯爲勇不足恃于晉則

爲齊未可輕

辟司徒之妻也極惡賤事忽用一女子作收科

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古者田有溝洫恒不利于戎馬驅馳晉處齊西故欲令齊但耕作東方而廢其西竟之田爲平壤以便于往來故下曰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注言循壟東行易范注亦云欲以利其戎車於驅侵易也何注使耕者東西如晉地語頗含混杜于上文亦云使壟畝東西行傳只言東如何添出西並言之益爲何所誤抑西字衍也

謂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彼隱言之我直叫破與史記平原君曰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同一語勢

趙汸曰傳以五伯對四王則為通三代霸者言之是也宋襄秦穆不成霸楚莊吞噬中國豈有所謂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之事按此則孟子三王五霸並言亦可知也獨夏伯商伯事已遠故復獨舉齊桓耳

背城借一視公羊請再請三數更衍至四五不如此之大方簡勁多矣敝邑之幸當從劉炫敝邑脫或有

幸戰勝解

戰以六月癸酉盟以七月巳酉相距三十七日則諸國之頓兵齊地久矣齊非小弱又詞直不但魯衛未改撓晉亦只宜得手善罷也公羊稱郤克眣(同瞬)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則魯衛之諫皆晉假之故經書及又公羊所謂及猶汲汲也我欲之者(見隱元年)其分別經書及書暨之旨甚確

若苟有以藉口監本誤衍爲藉于口藉乃假借之意杜注藉也雖正訓于此處稍覺皮厚

聳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穀梁子言之杜注引之疏不能詳其實今考華不注山在濟南府歷城縣東北十餘里其山皆石上銳遙望如菡萏之出水轉側視之兩萼相連蒼翠欲滴中有逢丑父祠並祀先賢閔子其東閔子墓存焉山之下曰華泉小淸河過之入于濼西北鵲山志所稱鵲華煙雨爲歷下勝景者也西曰鞍山高大以似馬鞍名然則華之爲地亦以山名歟南爲歷山俗名千佛山元人碑記謂之舜耕山古歷下亭因之或以爲卽摩笄山者妄也山

東考古錄又辨齊乘以華不注亦名靡笄山之非就傳云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癸酉師陳于鞌云逐之三周華不注則鞌在華不注之西而靡笄又在其西可知金史長淸縣有劇笄山是也此論可爲明析由歷城東北行經華不注山宿章邱過鄒平長山諸邑而至靑州臨淄古齊都適得古里五百之數矣

右戰于鞌

邲之戰桓子欲還是懦夫無能鄢陵之戰范文子欲反是忠臣深計城濮之戰晉勝而遂霸鄢陵之戰晉

勝而遂亂皆左公特地前後作比照處
公羊以經書朔不書晦故于僖十五年巳卯晦成十六年甲午晦皆言冥言記異巳卯晦連下震廟爲一事甲午晦則與下戰別爲二條意謂晦據魯書戰據晉楚書也此雖與左乖異于理非不可通可無庸深攻也唯其以僖十六年書是月爲晦日之稱則太僻耳若穀梁既于巳卯晦與公羊同釋爲冥至甲午晦云日事遇晦曰晦仍以晦朔言頗涉兩歧不及公羊例之畫一矣

此篇全以范文子不欲戰爲綫索。寫衆人之氣方雄。一老之心獨苦。極如荼如火中自有一種闇然神理。而行文亦借以爲擒縱曲直之法。
孟獻子曰。有勝矣。晉勝徵。只一敘。只片語。楚敗徵用三敘。先在楚邊正敘。次在鄭邊旁敘。後在晉邊對敘。姚句耳與往。閒閒伏筆。唯杜能體之。
詳以事神。闕注。詳者。處事敬愼周至。無敢疏畧之意。以之事神。則爲多儀備物。皆是古字雖問與祥通。而義自別。正義乃以詳者祥也。事神得福。乃名爲祥。則

與詳以文義背矣。林注亦誤襲之。

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此從事之從。謂敗後不復能從事于楚。以報楚言也。傳無林父奔走不復故道之事。注非。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凡左所書晦。皆晦日。與公羊殊。是月丙寅朔。則甲午乃二十九日小建。然安知非尙有一日。古行兵忌晦日。是出軍之始有之。若臨敵決戰。未必盡泥。獨晦冥忌耳。然亦有乘霧朝雪夜以掩敵者。楚之壓晉軍。未必不因是日晦冥爲出奇

之討傳所謂陳不遂晦在陳而實晦安得無譏乎又
昭二十四年吳敗頓胡諸國之師于雞父傳紀戊辰
晦經但書戊辰無晦字就左例爲闕文就公羊例正
可爲不書晦之証吾故謂其未全非也

注歷笮其未備笮同窄乃廹逼之使不得成列所謂
阻隘是也鄭氏鴇羽詩箋有根相廹迮梱致之語迮
即此笮字蓋古語有之亦爲人姓

皆日國士在云云自楚子登巢車下一邊敘楚望晉
軍一邊敘晉望楚軍兩段互換成章法此皆日之文

承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下。已入晉邊。自當晉軍中人語矣。因晉軍有疑阻之意。故苗賁皇復言于晉侯。以解釋之。公筮之。亦以上皆曰故也。杜注明確不刊。服虔乃以皆曰爲伯州犂苗賁皇皆言如此。而兩士爲總晉楚之士。殊淬混兩邊人言。安得適如一口而傳總約之乎。疏非之宜。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是時大夫多有私甲。故傳言族。注言二族强。行音杭。公左右親軍也。釋文闕音。

國有大任。元帥有元帥之大任。戎右有戎右之大任。

非一人所得專也。

癸巳乃甲午前一日。忽插在後。與昭十三年平邱之盟。先書甲戌。後言癸酉。皆古史倒敘間敘之法。以斷爲聯也。在尙書唯武成有之。而諸家誤以武成有錯簡。遂多異說。蓋未參之左氏。顧寧人能知左傳之妙以讀史。亦尙未悟尙書之妙以讀經。

邲至三。遇楚子之卒。當是王未傷目前事。晉韓厥從鄭伯。是楚鄭已敗事。

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疏連讀爲一句。是。

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牽之戰。厥雖從齊侯所獲乃逢丑父。未爲辱國君也。注似稍迂。明韓友一曰中目已辱楚王。故不欲復及鄭伯。且見呂錡傷楚王而死。厥亦有畏故耳。此解頗近之。

補敘子重左軍也。獨不及令尹子辛右軍一語。蓋交有詳畧。此役晉分頁以牽制楚左右軍而三軍萃于王卒。王傷卒奔。故經書楚子敗績。其左右固猶整。故偕子重事。以見不書楚師之意。猶邲之戰。晉上軍不敗。是以經書戰也。

不亦識乎。識音志。釋文闕。此只稱其言不遺忘。猶今語云好記性。林云識於禮贄。

見星未已。上已書晉師止。則未已者。楚師之未已也。亦見楚之強。雖敗未肯爲晉弱。遂生下子反命軍吏。

苗賁皇猶曰。兩波求戰前云不欲戰。既戰後云明日復戰。在作者第因事成文。而文已極頓挫之神。不盡之勢。

以文子起。以文子結。諸臣不佞注。佞才也。蓋當時之人。固以佞爲才也。

右戰于鄢陵

胡傳舉正序

予嘗爲春秋胡傳舉正六卷序曰佑自十二歲受春秋塾師即以胡氏傳先授讀之曰令甲之所主也後二年從王素心夫子遊讀左傳聽講大義而惑焉時時以質于先生之前先生更命取公穀二傳讀之參其離合始知胡氏所主爲傳者大都出于公穀什四五而左氏裁二三自出新意復二三焉其所主之經文則左氏十之七而亦時依公穀本雜乎其中案春秋三家鼎時非但傳說各不相師經文亦不相襲故

異同日滋然既單行別出非可苟合代遠言湮益難確斷昔之學者咸奉左爲大宗自當以其經本爲正而公穀有可採存則附見其下以資參佐可矣胡氏必欲併而一之忽彼忽此不南不北則適成爲胡氏之春秋而已此皆宋儒之勇于作古乃其蔽之大者三傳注疏杜孔最優范次之何最劣胡氏兼綜立說就其取舍何嘗無得于扶世立教之義亘亦不肯爲隨聲附影之流葢本以進講而專在格君特不免信心而過于求聖至稱聖人有改制行權之事顯爲

下不倍之道周身之防但不至爲何休之黜周王魯而已是以朱子譏之後儒議之幾同集矢顧自元明尊爲功令據以取士久而未改宋高宗時胡傳雖經奏進當時命題試士實用三傳禮部韻畧後附條例可攷也元史選舉志延祐新制始以春秋用胡安國傳定爲功令汪克寬春秋纂疏全以胡爲主至明雖以經文命題實以傳語立義元人合題之制尚考經文之異同明則割傳中一字一句牽連無理我朝彙纂于胡氏不情失當之處始多所駁正乾隆初年又刊除鄉會試合題之例焉然俗學言經旨終未敢出胡範圍持衡者不免兩端甚至村塾名爲誦五經而止知胡氏春秋不知左傳者經文亦多刪併者若其溫故知新各抒所見要亦無嫌異同每積此心以讀三傳注疏至十數復而後敢涉

筆其閒齒行老矣學無已時惟筌蹄之未忘冀飛蟲其亦獲因復取先授之胡氏傳加點勘焉既竟乃別錄之名倣唐郭氏易例曰舉正汲古閣十三經注疏刋本世所稱善而舛誤時多此胡傳音註在傳下者皆毛氏集諸儒爲之其經下者卽所題林堯叟括例始末者也林氏貫穿經傳雖非盡善發明多勝于胡附載至當然亦時雜以他注之文非盡林氏之舊又自左傳有杜林合注之本行坊刻時時誤杜爲林誤林爲杜毛氏因之遂以轉易失實今雖未暇悉按稍

正其文字約十之四亦各隨案附識焉此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夏事也越歲癸丑實維　聖天子壽考作人之五十八年益務昌明經學　特允廷臣之議鄉會試春秋文依左氏經傳本事命題兼參公穀之說罷胡安國傳不用五百年來支離牽強之習爲之一清士林莫不稱快則是六卷之私抑亦可以無用矣惟其三家經文異同攙雜至今坊俗流傳未有定本益亦即事有漸不能無待者謹書其畧而附存之于此

讀春秋存稿卷四終